

敢说“不”的日本编辑

敢坚决说「不」的日本

——战后日美关系的总结

〔日〕石原慎太郎 江藤淳 合著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断固“**No**”と言元る日本
戦後日米関係の総括

1991年5月30日 初版1刷発行

著者 石原慎太郎 江藤淳

发行者 大坪昌夫

印刷者 萩原歳子

発行所 東京都文京区音羽2振替東京6—115347

株式会社 光文社

电话 東京(3942)2241(代)

敢坚决说“不”的日本

——战后日美关系的总结

[日] 石原慎太郎 合著
江藤淳

张云方 赵毅 李德安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插页2张 87,000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638-5/D·306 定价: 2.30元

(内部发行)

606 to 4
05

译者的话

《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是石原慎太郎于1991年5月底推出的又一部政论性新作。连同早已问世并引起物议的《敢说“不”的日本》和《日本就是敢说“不”》等,发出了日本将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信号,构成了日本强烈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进而分庭抗礼的“三部曲”。

该书以海湾战争为主线,宣扬日本提供的巨额战费和电子技术帮助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从而鼓吹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日美两国要共同认识彼此的价值,并以日美两国关系为基轴去建立“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

石原是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担任过内阁环境厅长官。1932年9月30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1952年进入一桥大学,攻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对文学艺术也颇感兴趣,与朋友一道创办《一桥文艺》,发表了处女作《灰色的教室》。曾以《太阳的季节》获“文学界新人奖”,并于1956年荣膺“芥川奖”。此后接连发表了《死刑房》、

《完全的游戏》、《龟裂》等青春文学作品以及《青春树》、《走向彩云》等长篇小说。

石原1967年登上日本政坛，当年由自民党推荐竞选参议院议员并以历史上最高得票数300万票当选。其后又当选众议院议员，作为年轻的政治新秀一显身手。

石原曾是被视为自民党内鹰派组织的“青岚会”成员，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辩解，力主与美国抗衡。

登上政坛以后仍以旺盛的精力从事作家活动，陆续写出《化石的森林》等作品。

1992年2月

目 录

代序——石原慎太郎	(1)
江藤：要看清世界“格局”的变化	(6)
石原：要公正地评价日本	(17)
江藤：现在仍受检查的日本	(35)
石原：要建立日本独自的信息空间	(48)
江藤：美国经济能免于破产吗？	(65)
石原：日本技术执世界牛耳	(80)
江藤：对美国的误解是日本人的不幸	(96)
石原：日本重新认识美国之际	(104)
江藤：美国应该给日本恢复名誉	(119)
石原：无极化世界——日本能够 成为“独立国家”吗？	(130)

代 序

——石原慎太郎

人，谁都是一样，对眼前的事物往往反应很敏感，而对于其缘起的深层背景却常常模糊不清。这也许是因为首先要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采取对策，所以就来不及分析和查明其背景了。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比起个人来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作出反应，采取对策，每每也更迟钝。

人类的现实即历史总是在频繁活动和不断发展的，但是，在这些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以前，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然而，那种变化一经成为现实，任何人都会目瞪口呆，也都会被卷进那狂涛巨浪中去。

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共产主义这种观念在政治的实验中必将以失败告终。可是，在它成为柏林墙的崩溃这一悲剧而出现之前，不能不经过很长的时间，并且要不断地作出牺牲。

但那决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产生那种恶作剧式意识形态的欧洲现代主义

文明本身在历史的演变中必然破产的证明。

而且，这种文明的繁荣和没落形成了席卷世界的惊涛骇浪，也必然会冲击所有的国家和个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应该放在那种历史潮流中去加以认识，否则，问题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关系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日美关系，无论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于今后的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日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都要根据历史的永恒原理加以考察。

过去凡是与日本和美国有关的种种事件，实际上无论哪一件都是在全世界历史大潮的漩涡中相互撞击、彼此作用的必然产物，那些事件象玛赛克一样互相拼凑在一起而形成了今天的两国关系。

日美关系中的确有许多饶有兴趣的往事：例如伯利提督率领的美国“黑船”驶来日本敲叩它的大门；日本一改锁国政策而开放口岸；后来在世界大战中，日本和美国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组成所谓机动部队在大洋的正中间打仗，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今后也不会再有；战后日美双边关系的种种内容及其意义等。美国最害怕的是日本复活军事力量，而不是害怕德国。美国的这种考虑对日本经济究竟是怎样产生了种种影响的，这也是饶有兴趣的问题。

最近的海湾战争在世界史上的真正意义是什

么？对美国来说那场战争的价值何在？或者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立场如何？这不仅仅是日本对主宰那场战争的美国是否作出贡献或贡献多少的问题，而是在通过那场战争来对今后的世界史进行展望的过程中，虽然同样叫做西方国家实际上却位于世界最东方的日本，它的历史性地地位和前途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没有充分理解，而且也不想去理解。而美国，虽然这是比其他任何国家与自己的关系都更深厚的伙伴关系，但它也不想去了解。

这里我想记述一段给我很深印象的往事，以作为解开上述历史命题的一种启迪。

那是喜马拉雅山地王国不丹的国王参加前不久举行的平成天皇即位典礼之后说的一句话。国王穿着一身在某些地方很象日本服装的不丹民族服装参加了仪式。国王也曾有缘娶过一位美国女性作王后。当被问及他对那个典礼有何印象时，那位国王说，“日本是超现代化国家，那样隆重地举行传统仪式，我自己深受感动，而且我认为那也是亚洲的骄傲”。我认为，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正是一把金钥匙，它能够打开今后即将发展的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是什么样而又必须是什么样的这把锁。

迄今在历史洪流的漩涡中兴盛起来的欧洲现代

主义已寿终正寝。这是因为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技术，信息技术也好，运输技术也好，这一切文明给人类提供了方便，使世界变得狭小了，把世界凝成了一体。而今天，包括政治在内，世界文明已开始出现新的混乱，同时也取得新的发展。

在这新文明的阵痛期，从历史的原理来说，日美关系也必然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日美两国的当事者们既没有正确地理解也没有强烈地预感到这一点，真是可叹又可悲。

我从前的两本著作及其在美国的翻译本之所以引起了超乎预料的巨大反响，实际上就是因为沉默的大众体会到日美两国关系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因此抱有强烈的不满和不安。我认为，这就是明证。

这次，我同多年的好友江藤淳先生一道试图论述一下应该如何重新看待为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日美关系，同时要揭示应该在何种认识的基础上并作出什么样的努力去建立这种关系。

实际上，日本也和美国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合众国。这是我的一贯论点。美国的黑人是经过长期混血而形成的独特的新种族，而日本人也是从亚洲各地经过各种途径集聚混血而形成的后天性新种族。因此，美国决不可能是欧洲，而日本也不能断言仅仅是亚洲的一国。如果美国想要在今后的世界史中正确地认识自己，那么，恐怕首先就应该有自

己不是欧洲的后裔这种自觉。日本也应该自觉认识到自己从本质上说决不是岛国国家，也不容许是，不，那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只要日美两国本着上述新的自觉，共同认识到彼此的价值，则新的世界文明和秩序无疑必将以日美两国关系为轮轴而展开。

江藤：

要看清世界 “格局”的变化

抱住“自我幻想”的美国

海湾战争结束了。现在，美国似乎沉浸在异乎寻常的胜利气氛之中。

最近，有机会和石川好先生交谈过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他正在旧金山，以后从得克萨斯到东海岸、纽约去旅行，刚刚回来。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曾想，果然是那样。那是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预料到的。美国还是要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独揽冷战后的世界，为了确立这种“自我幻想”不能不打这场战争。当然，那并不是全部原因，但却是最重要的原因。

联合国决议强调要恢复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前的状态，仿佛是为而战。然而，这是官样文章，其背后隐藏的是美国人的愿望。所谓隐藏着的愿望，就是战争结束以后布什总统在讲演中反复说的，美国是这次战争中出色的胜利者，而且“终于治愈了越南战争的创伤”。这一说词似乎正是美国

当今所特别强调的看法。

另据石川先生说，除此以外的言论几乎一概被扼杀。

开战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正如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给布什以宣战权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是一分为二的。今天，当谈论这场战争意义的时候，甚至共和党中抱有和现在的布什政权不同想法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这种歧见公诸于世。在战争中由于对传播媒介实行军事检查，美国的舆论空间一时也成了被严格管制的检查空间。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那种舆论空间却依然继续存在。对于这种情况，象爱德华·赛德那样的阿拉伯裔美国知识分子也甚为感叹。

在美国曾经出现过麦卡锡主义现象。所谓麦卡锡主义是指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搞的镇压共产党人的事件而言，这给美国社会，尤其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严重创伤。然而，那是右翼大张旗鼓地镇压共产党人的事件，而这一次却是全国一律被扣上了紧箍，这恐怕是美国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状况，美国的舆论空间似乎已处于十分异常的状态。

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但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国的处境是何等艰难。就是说，大家都不抱有任何怀疑，都说让我们沉浸在幻想之中吧，不要考虑战后处理如何，总之，大家都来畅饮这胜利的美

酒吧，就是这样一种狂热的气氛持续 1 个月以上，真是非同小可。

其实，这场战争乃是最后打开中东地区的潘朵拉盒子的战争。在伊拉克也发生了什叶派的叛乱，发生了毗邻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带的库尔德人的叛乱。所谓库尔德人的叛乱，发端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塞夫勒条约和洛桑条约中开出的空头支票，实际上由来已久，真可谓无事生非，没事找事。

美国在这种叛乱面前束手无策。在此期间，对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从 90% 跌到 78%，竟下降了 12%。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竟然指望借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力量来收拾叛乱。

如今，尽管上述种种困难状况层出不穷，但美国对于这一切却视而不见，只想看胜利。只想看胜利，这本身就是从反面证明，除此以外的现实是多么严酷。事已至此，我还是不得不把眼光转向美国的经济现状。

详细情况以后再谈，我想只介绍一下去年秋天去美国时碰上的一件事。美国的不动产价格暴跌，非比寻常。在波士顿附近马萨诸塞价格跌得最厉害，下滑了 30% 左右。更令人惊异的是，纽约曼哈顿大街拐角处的一家商店，虽然是新改装的，但经过几个月，既无人买，也无人租，白白空在那里。

号称繁华的纽约的曼哈顿的城市功能已全部老化，正象患有循环器官疾病的老年人一样。日本企业因为买了曼哈顿的不动产而引起了物议，但这是因为醉心于曼哈顿这个美名的幻想而购买的，对实际的不动产价值不能不表示怀疑。建筑物的管道破烂不堪，有不少已经是换过的代用品。这如果是人的血管，那人是活不长的。至少在25年前就应该毁掉重建。没有重建，美国就发动了越南战争。因此，给我的印象是，美国的城市功能包括道路在内大约落后30年。

所以，我在去年秋天就想，海湾危机虽已爆发但美国没有闲工夫去打什么战争。这个国家的大城市纽约或芝加哥或洛杉矶，尤其象纽约那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中心如何重建呢？包括住在那里的人们安全等等各种设施如何重建呢？考虑到这一切，首先要果断地进行公共投资主导型的集中投资。当时我曾想，为了进行这种集中投资，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进行一场要支付大量军事费用的战争的。

所以我曾认为，美国理所当然地是想设法结束海湾危机的。而另一方面又觉得，正因为如此，美国也许贸然进行战争。因为我感到，美国人除了诉诸战争取得全胜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恢复信心了，这样一种欲望可能已经迷住了他们的心窍。

众所周知，美国是由复杂的种族马赛克构成的国家，而自从美国开国以来几乎是始终如一地由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形成美国的领导层。现在的布什政权正是由这种享有特权的白人集团组成的共和党政权。这种享有特权的白人为了恢复信心，还是要发动战争并且要早日获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果断地发起超过越南战争的大规模进攻，就必须摧毁伊拉克。这恐怕就是美国的真正意图所在。人，一般地也真有根据不合理的理由而进行战争的啊！我怀着这样的想法从美国归来。

归根结蒂，可以认为，与其说美国是根据合理的计算进行了战争，还莫如说是坚持“自我幻想”而根据几乎不合理的贪婪欲望进行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并沉溺于确认“自我幻想”。

被卷进海湾战争的日本只能象稚童一样逢场作戏。关于这一点，过去已经写得很多，不再赘述。但日本所以只能看着美国脸色照开支票，大概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没有形成主权国家的实体。

不要只通过美国看世界

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确实多少流了一些血，但美国经济在那以前即从1985年以来就陷入了贫血状

态。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这对孪生兄弟就是象征，因此，金钱这种血液便难以流向美国。如今已经到了为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得其他的地步。

于是，美国便使用了苦肉计。那就是开战后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两个争端当事国分别征收135亿美元，从日本征收除已拨出的40亿美元外再加90亿美元，从德国征收55亿美元，即采取非常手段让这些国家向美国贫血之身输血。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这并不是卖掉了债券。

然而，所谓战争纯粹是奢侈的消费。一般来说，战争本应产生特需景气，但这次海湾战争被称为“清库甩卖战争”，一扫高技术武器库存就结束了，所以并未产生象样的特需。消费的大部分被吸收于沙漠之中而消失了。

结果，美国的财政状况、金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美国在独立战争还有南北战争那个时候，曾以征募外债的形式筹措过军费，但从那以后的战争全部是拿自己的钱进行的。可是，这次的海湾战争却办不到了。况且，如果说经济还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那么，现在美国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究竟能否原封不动地继续维持下去，就成问题了。据1992年度的预算咨文，布什总统提出与海湾战争无关而要削减国防预算。并且说，不仅驻欧洲美军，

而且驻韩国美军、驻日本美军也要逐步裁员。

美国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整顿它在世界的防务线。尼克松时代进行过大整顿，结果把冲绳还给了日本。这次布什要整顿到什么程度呢？即使美国想在海湾地区保持海军基地以在中东保持影响力，但那时如何调整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感情如何呢？又怎样筹措这笔费用呢？谈到这些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恐怕就不会那么随心所欲了。同样，在横须贺、佐世保设有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以及在地中海设有基地的美国第六舰队能不能仍以和现在相同的规模维持下去呢？如果维持不下去，驻扎费用只由日本承担，恐怕就不行了。因为以这次海湾战争为契机，在日本国内，即使还谈不到反美情绪，但讨厌美国的情绪确实正在迅速滋长。美国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超级大国意识和经济上贫血状态的不平衡呢？能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恢复正常的判断能力，可能是决定今后日美关系的焦点。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90年代是无比重要的10年。据预测，在20世纪以内，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经济关系，即同盟关系本身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管双方的认识如何，肯定是要发生的。这种变化目前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面